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传

第三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一〇三回	长笑落飞禽 恶岭无端逢壮士 还乡联美眷 倚闾幸可慰慈亲	1059
第一〇四回	张老四三更探盗窟 周云从千里走荒山	1077
第一〇五回	举步失深渊 暮夜冥冥惊异啸 挥金全孝子 风尘莽莽感知音	1090
第一〇六回	雾涌烟围 共看千年邪火 香霏玉屑 喜得万载空青	1104
第一〇七回	积虑深仇 劫妖天蚕岭 伤心前路 求友钓鳌矶	1118
第一〇八回	藏珍无份 寒萼怨偏私 敌忾同心 金蝉急友难	1132
第一〇九回	彩靥撑空 万顷金波飞恶蛊 阴风入洞 一团红肉走妖蚕	1147
第一一〇回	匝地妖氛 脱身悲失剑 弥天血雨 极恶斗元凶	1161
第一一一回	穷搜岩洞 手挥剑气晃银河 直上苍穹 足踏云流行紫昊	1176

第一一二回	万蹄扬尘 铁羽红裳驱兽阵 孤身犯险 灵药异宝返仙魂	1185
第一一三回	美仙娃失机灵玉崖 哑少年巧得玄龟剑	1204
第一一四回	猛兽报恩 神禽救主 真人遗柬 侠女寻珍	1217
第一一五回	重返仙山 灵泉初孕暖冰肌 三探妖窟 毒兽齐飞裂地肺	1231
第一一六回	合群力 同收青索剑 从众请 初试火灵珠	1246
第一一七回	斩妖尸 得宝返仙山 逢巨恶 无心留隐患	1256
第一一八回	绝巘立天风 朗月疏星 白云入抱 幽岩寻剑气 攀萝附葛 银雨流天	1268
第一一九回	涤垢污 失衣逢异士 遭冤孽 辟石孕灵胎	1280
第一二〇回	两仙童风穴盗冰蚕 四剑侠蛮山惊丑怪	1294
第一二一回	双探穹顶 毒火煅文蛛 同人岩窝 飞光诛恶蛊	1319
第一二二回	晶锅幻彩 邪雾蒸辉 彻地分身消魔首 仙阵微尘 神刀化血 先天正气炼妖灵	1336
第一二三回	恶计毁仙山 巧语花言谋荡女 对桴凌绝巘 玄机妙用警淫娃	1352
第一二四回	迷本性 纵情色界天 识灵物 言访肉芝马	1364
第一二五回	困仙山 群魔惊失利 闯妖云 二女建殊功	1379
第一二六回	涉险贪功 寒尊逢异叟 分光捉影 乙休激天灵	1391

第一二七回	行地窍 仙府陷双童 拜山环 幽宫投尺简	1406
第一二八回	完使命 得宝返峨眉 斩妖旗 冲烟入敌阵	1420
第一二九回	掣电飞龙 妖氛尽扫 涤污掩秽 仙境长新	1434
第一三〇回	临难得奇珍 纳芥藏身 微尘护体 多情成孽累 伤心独活 永誓双栖	1444
第一三一回	舌底翻澜 解纷凭片语 孝思不匮 将母急归心	1460
第一三二回	灿烂金光 雁山诛鲛怪 霏飞玉雪 微雨赏龙湫	1474
第一三三回	运仙传 发火震伏尸 破狡谋 分波擒异獭	1492
第一三四回	敌众火雷风以抗天灾 返照空明 凡贪嗔痴爱恶欲 皆集灭道 历诸厄苦难而御魔劫 勤宣宝相 无限耳鼻舌身意 还自在观	1513
第一三五回	龟策著灵 初呈妙算 蛮烟瘴雨 再作长征	1534
第一三六回	虎爪山单刀开密莽 鸦林砦一剑定雄	1543
第一三七回	天惊石破 万蹄踏尘 电射星驰 双獠救主	1558

第一〇三回

长笑落飞禽 恶岭无端逢壮士
还乡联美眷 倚间幸可慰慈亲

袁星从崖下狼狼狈地爬了上来，走到众人面前，躬身禀道：“吴仙姑因要回来比剑，原说去去就来，命袁星和钢羽把守后洞。这小贼和尚从空中一个斤斗坠将下来，袁星被来人打下崖去，本未听明来人来历，先在后洞又吃了来人一些亏苦，未免有些气愤，‘贼和尚’三字冲口而出。”金蝉见它出言无状，正要呵责，忽听叭的一声，袁星左颊上早着了一巴掌，疼得用一只毛手摸着脸直跳。金蝉笑道：“打得好！谁叫你出口伤人？”英琼见它连连吃亏，于心不忍，一面喝住袁星，休得出言无状，好好地说。金蝉不住口地喊：“笑师兄快现身出来，我想得你要死哩！”连喊数声，未见答应。

袁星见金蝉这等称呼，才明白来人竟是一家，自己白挨了许多冤打。众人又在催问，只得忍气答道：“袁星见和尚从空跌下，以为是什么人把他从空中打下的，好意怕他跌伤，叫钢羽来接。钢羽却说那和尚怕是好细，且等他下来再说。袁星素来信服钢羽，却忘了前一时和它口角，它借此报复，给袁星上当，不但未去接救，反拔出剑来，准备厮杀。果然那和尚是存心捉弄人，眼看他快要落地，不知怎的一来，便没有了影子。回身一看，他正往洞内跑，嘴里头还唠

唠唠叨叨地说：‘峨眉根本重地，眼看不久一群男女杂毛要来大举侵犯，却用这么一个无用的秃尾巴大马猴守门，真是笑话。’因他不经通报，不说来历，旁若无人地往里就走，又口口声声揭袁星的短处，又忘了钢羽也在洞前一块山石上面站着，却并未阻拦，一时气忿不过，便追上前去。先因看不清是敌是友，只用剑将他拦住，问他是哪里来的。他也不发一言，先站定将袁星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然后说道：‘我看你虽然做了正教门下家养之兽，可惜还有一脸火气，须得多几个高明人管教才好。’弟子又忍气再问他的来历。他便退出洞去，说道：‘你问我的来历，想必是有人叫你在此做看家狗。你既有本事看家，来的敌人必定也对付得了。要是敌不住来人，你就想问明人家来历，也是白饶。莫如我和你打一架玩玩，看看你到底可能胜任，再说来历不迟。’袁星原是恨他骂人，又恐错得罪了主人的朋友，巴不得和他交交手，便问他怎样打法。他说他用空手，叫袁星用剑去砍他。袁星以为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先怕错杀了人，还是用手。是他连声催促，袁星又吃他打了几下很重。他人虽小，巴掌却比铁还硬。被打不过，好在是他通袁星用剑。谁知不用剑还好，一用剑，任袁星将剑光舞得多急，只见他滴溜溜直转，休想挨得着一点。被他连骂带打，跌了十几次斤斗，周身都发痛。他竟说我是无用的废物，不和我打了。说罢，往里便走。钢羽始终旁观，不来帮忙。和尚一走，直催弟子快追。追到此地，看出主人仙姑们和他并不认识，才想在他身后乘机下手。只觉得他一转身，手上两口剑好似被什么东西挡住。接着便被他打了一下，踢了一脚，便跌到崖下去了。”

英琼闻言，觉得其错不在袁星，来人又是在暗中打人，未免有些不悦。这时，凡与来人认识的，俱都齐声请笑师兄现出身来，与大家相见。金蝉正喊得起劲，猛觉手上有人塞了一样东西。金蝉在成都与来人初见时，常被来人用隐形法作弄，早已留心到此。也顾不

得接东西，早趁势一把抓了个结实。心中一高兴，正要出声，忽听耳边有人说道：“你先放手，我专为找你来的，决不会走。只是这里女同门太多。我来时又见那猴子心狂气傲，仗势逞强，特意挫挫它的锐气。不想无心得罪了人，所以更不愿露面。我还奉师命有不少事要办，你同我到别处去面谈如何？”金蝉知他性情，只得依他。再看手上之物，竟是两个朱果。无暇再问来历，便对众人说道：“笑师兄不愿见女同门，你们只管练习。我和他去去就来。”说罢，独自往绣云涧那边走去。英琼一眼看见金蝉手上拿着两个朱果，猜是莽苍山之物，不由想起若兰，心中一动，正要问时，金蝉业已如飞跑去。灵云因法术竟封闭不住那洞穴，恐怕里面还有宝物再出差错，约了众人同去查看，想法善后。不提。

金蝉过了绣云涧无人之处，笑和尚才现出身来，手中拿着一口寒光射眼的小剑和一封书信。彼此重新见礼，互谈了一些经历。

原来慈云寺事完之后，众弟子奉派分赴各处，积修外功。笑和尚因与金蝉莫逆，便请求和黑孩儿尉迟火做一路，往云南全省游行，以便与往桂花山福仙潭去取乌风草的金蝉等相遇。先并不知金蝉等中途连遇髯仙、妙一夫人，不回九华，径赴峨眉开辟凝碧崖仙府。后来计算金蝉等途程，该到桂花山，便和尉迟火商量，仗着隐形剑法，也不怕红花姥姥看破，索性赶往桂花山福仙潭看个动静。如红花姥姥讲理，答应给草便罢，否则还可助金蝉等一臂之力。

二人赶往福仙潭一看，那潭已成了火海劫灰，许多山石都被烧成焦土，找遍全山，不见一人。猜是金蝉等业已回山，只不知可曾得手，只得过些时日，再往九华相晤。他二人便决定深人民间，积修善行。他和尉迟火各人生就一副异相：一个是大头圆脸，颜如温玉，见人张口先笑，看似滑稽，带着一团憨气。一个是从头到脚周身漆黑如铁，声如洪钟，说话楞头楞脑，毫无逞融，带着一团慧气。又俱在年轻，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装束又是一僧一道，不伦不类，结伴同

行，遇见的人都以为他们是那寺观中相约同逃的小和尚和小道童。笑和尚见别人见他二人奇怪，越发疯疯癫癫，游戏三昧，所到之处，也不知闹过多少笑话。笑和尚心最仁慈，不到迫不得已，不妄杀人。惟独黑孩儿尉迟火心刚性直，嫉恶如仇。无论异派淫凶、恶人、土豪遇见他，十有九难逃性命。笑和尚觉他太不给人以自新之路，恐造恶因，劝他多次，当时总改不了，只落得事后方悔。

这一日走至昆明附近万山之中，眼看夕阳已薄暮景，时交暮春三月，山光凝紫，柳叶摇金，景物十分绚丽。尉迟火忽对笑和尚道：“笑师弟，常闻人说，你一声长笑，不但声震林樾，百鸟惊飞，还可惊虎豹而慑狼猩。我比不得你幼入佛门，素食惯了的，又会辟谷之法，吃不吃都不打紧。我虽在玄门，师父从未禁我肉食。腰中只剩师父给的五七两银子，业已沿途食用精光。这几日化些斋饭，难得一饱。满想在山里打只虎豹之类，烤肉来吃，既为世人除害，又可解馋。这里尽些些深山大壑，形势险恶，四外并无烟火，必有猛兽潜藏。你何不笑上一回，惊出些虎豹之类的猛兽来，请我受用？”笑和尚虽然本领高强，但是才脱娘胎，便被苦行头陀度化。因他生具佛根，极受钟爱。苦行头陀戒律最严，笑和尚奉持清规，潜移默化了十五六个年头。初次出世，积修外功，虽也有不免见猎心喜之时，闹着玩还可，总不愿无故随便杀生。便答道：“虎豹虽是吃人猛兽，但是它潜伏深山之中，并未亲见它的恶迹，我等用法儿引它出来杀死，岂不上干天和？恕难从命。”尉迟火道：“你真是呆子！天底下哪有不吃人的虎豹？现今不除，等到人已受害，再去除它，岂不晚了？你如不信，你只管笑它出来，我们迎上前去。如果它见我们不想侵犯，可见是个好老虎，我们就不杀它。你看如何？”

笑和尚强他不过，只得答应。两人先寻了一个避风之处，又搬了几块大石，支好野灶，然后同往高处。四下看了一看，果然到处都是丛林密莽，危崖峻岭，绝好的猛兽窟宅。猛回头，远望山东北一个

深谷里面，雾气沉沉，谷口受着斜日余照，现出一片昏暗暗的赤氛。笑和尚心中一动，暗想：“这时候天气清明，虽说是山高峰险，林菁茂密，可是这里有不少嘉木高林，杂花盛开，被这斜阳一照，到处都是雄奇明艳的景致。怎么向阳的一面，却是这般赤暗昏黄的晦色？凭自己目力，竟会看不到底。自入云南以来，沿途也遇见过许多毒风恶瘴，又与今日所见不类。那个地方，决不是什么好所在。”正想到这里，黑孩儿连声催促。笑和尚笑道：“黑师兄，听仔细，莫要震聩了耳朵。”说罢，大脑袋一晃，延颈呼吸，调匀了丹田之气，微张开口，先发出的是一种尖音，声如笙簧，非常悦耳。发声不过刹那，便听侧面树林之中，扑腾扑腾，起了一阵骚动。天边晚鸦，闻得长吟，俱都飞翔过来，就在二人头上展翅飞翔，盘旋不去。末后连别种雀鸟也闻声飞来，越聚越多，把二人所在之处，直遮成了一片黑影。尉迟火笑得打跌道：“笑师弟，原来学会的是女人腔。似这般引逗乌鸦耍子，几时才饱得了我的肚子？还教我留神耳朵，算了吧。”

言还未了，就在这余音未歇之际，笑和尚倏地引吭长笑，轰轰连声，如同晴天霹雳当头压下，山岳崩颓，风云变色。只吓得空中飞鸟登时一阵大乱，乱飞乱窜，扰作一团。有的吓得将头埋入翅间，不能自持，纷纷坠地。有那闯出重围的拨转了头，束紧双翼，如穿梭般纷纷失群，四下飞散。尉迟火也觉禁受不住，直喊：“笑师弟，快些住口，这不是玩的，再笑，我耳朵都要聩了！”笑和尚也急忙住口顿足道：“糟了！糟了！我只顾一时高兴，和你打赌，却不料误伤了许多鸟雀，师父知道，如何是好？”说着，又连声称怪道：“我用师父所传，运化先天一气，练为长笑。每一发声，的确可以惊百兽而慑飞鸟。怎么连用刚柔之音，不但虎豹，连猴子也不见一个？我不信这里百里方圆之内，连一只虎豹都没有。”

正说之间，忽听声如洪钟般一声大喝，从山脚下跑上一个满头长发，身披豹皮，手执一根铁锏的矮短汉子，近前大喝道：“哪里来

的小杂毛小秃驴，在这里怪叫，将我哥哥吓死！”说罢，对准笑和尚，当头就是一铜。笑和尚先见那人装束，形如野人，以为这一带多族杂处，定是山民之类，本想拿他开开玩笑。及听他说话口音，竟是汉人，想必自己适才狂笑，惊动人家，错在自己，便不和他计较，身微一闪，才待避开。尉迟火早一手将那人持铜的手抓住，喝道：“哪里来的野人，出口伤人，动手就打，待我管教管教你。”那人原因笑和尚怪笑，将他一个病中的好友吓晕过去，特地前来拼命寻仇。却没料到一铜打下去，眼前人影一晃，便没有踪迹，同时身子却被一个黑面的小道士将持铜的手捉住。彼此一较劲，谁也没有将铜夺了去。那人一着急，起左手乌龙探爪，劈面便抓。他原不会什么武术，尉迟火只微一偏身，又将他左手擒住。尉迟火因见那人太凶横，不问青红皂白，就用重兵器伤人，这一铜要换了别人，怕不打得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存心想将他跌倒，打服了再问他来意。他却不知那人有一肚皮的气苦和天生就的神力。虽然将他两手擒住，用力一抖，并未抖动。尉迟火心中一动，大喝一声，拉紧来人双手，用力先往怀中一带。猛地左臂一歪，右脚一上步，紧跟着用擒拿法，右臂乌蛇盘肘，盖向来人左腕。右脚膝照来人膝弯，往前一靠。同时左肘横起来，点向那人右肋。满拟那人决难禁受，必定倒地无疑。谁知那人看去愚蠢，心却灵巧。未等尉迟火上步，也是一声大喝，两臂同时往上一振，差点被那人将双手挣脱。那人不只是一股于蛮劲，尉迟火连用许多巧招，都被那人随机应变避开，心中好生惊异。

笑和尚早从旁看出那人外愚内秀，骨格非凡，已有几分爱惜。见尉迟火跌他不倒，上前笑说道：“我等在这里笑着玩，怎生便会将人吓死？你先别和我师兄打，何不把事情说出来，看看谁是谁非？如果真是我吓死的，我给你救他回生如何？”那人被尉迟火擒住双手，拼了一阵，心中惦记山穴内吓晕过去的好友，情知斗这小黑道士不过，已不想打，急于想回去看视，偏又脱不得身，急得颈红脸涨。一

闻此言，一面仍和尉迟火厮拼，口中骂道：“都是你们这两个小贼！我妈在时，说我力大，怕打死人，从来也没和人动过手。适才天未黑时，我哥哥正在生病，听见你这秃贼鬼叫，他偏说是飞来了凤凰。我扶他出来一看，才知是你这个秃贼叫唤。先时还不甚难听，招来了一群黑呱呱，我哥哥也很喜欢。他不认得你，却知道你姓孙。正说你好，你却号起丧来。我哥哥大病才好一些，被你几声鬼噪，当时吓死过去。我将哥哥抱回洞去，拿了打老虎的铜，打死你，给我哥哥抵命。你却不敢动手，却让这黑鬼用鬼手抓人。是好的，你叫他放了手，同我回去，看我哥哥跟那日一样，死了半天，又活回来没有？要是活了，我听我妈死时的话，不要你这两个小贼的命。要是不死不活，我便和你们对打三铜。你先动手，打完我，我再打你同这黑鬼。谁打死谁，都不许哭一声，哭的不是好汉。”说到这里，尉迟火已听出原因，微一疏神，两手松得一松，早被那人挣脱了手，拨转头，捷如飞鸟般，往侧面数十丈高崖纵了下去。接连几个跳蹿，早蹿入崖后，没了影儿。

尉迟火未去追，回望笑和尚，也不知去向，知是用隐形法追去，便也跟踪前往。才到崖后，便听山石旁一个低穴内有人说话。一看里面，地方不大，光线甚是黑暗。近门处一块大青石上，乱置许多衣被，上面躺着一个少年，业已死去。那人喊了两声，不见答应，大喝一声，持铜往洞外冲出。刚一出穴，便见面前人影一闪，笑和尚现身出来。那人先是吃了一惊，及至看清面目，分外眼红，举铜当头便打。笑和尚微闪身形，便到了他的身后。那人头一次学了乖，铜未到头，先准备收劲。一铜打空，未等铜头落地，早收铜回身，寻找敌人。一见笑和尚态度安详，满面含笑，站在身后，第二铜当头又到，二次又被笑和尚如法避开。那人将一柄铜，只管挥舞得和泼风一般。笑和尚也不还手，只围住那人身躯，在月光之下，滴溜溜直转，休想得沾分毫。尉迟火袖手旁观，不由哈哈大笑，引得那人越发急

得暴跳如雷。末后知道再打下去，也不能奈何人家，气得将铜往地下一丢道：“我不打死你，不能解恨。这么办，照刚才的话，你先打我三铜，我决不躲。打完，我再打你。要不这样办，你躲到天边，我也得追着将你打死，岂不麻烦？”笑和尚笑道：“我同你无冤无仇，何必打死你则甚？”那人急怒道：“实对你说，我自幼就挨打惯了的。我的头，常和山撞，你决打不死我。我因为你太滑溜，比那黑鬼还不是好人，才想出这个主意。你打我不死，我却一下就打死你，岂不报了仇？”笑和尚道：“你把心事都对我说了，我岂肯还上你的当？我不打你，你也不好意思打我，多好。”那人越发急怒道：“你这话对。我为什么要对你说我的主意？如今你不打我，我也打不了你。你也出个主意，让我打你，怎么样？”笑和尚道：“这多新鲜。我为什么那样贱，活得不耐烦了，出主意让你打我？”

那人眼看仇人在侧，奈何不得，瞪着两只大眼睛，目光炯炯，恨不能把笑和尚生吃下去。又怕笑和尚觑便逃跑，笑和尚微一转动，便拦了上去，一拦总是一个空，急得满头大汗。尉迟火却只是含笑旁观，不发一言。笑和尚估量已将那人火气磨了个够，才笑说道：“你不但奈何我不得，连拦我也拦不住。我要想走，你连影子都休想追上。你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将你哥哥救活，如何？”那人闻言，半信半疑地说道：“人要是没了气，那就叫死。我妈死时，我找了多少人，请过多少医生来，都没有救活。末后还是把她葬了。适才我已听你说，我只不信，我哥哥已经没了气，你会救活？只要他真能活，上天入地，我都听你。”笑和尚道：“既然如此，且不说别的，先救人给你看，如何？”那人闻言，大喜道：“那敢情好。不过我不哄你，我现时抓你不着，是这里四无遮拦。那洞口可没出路，你要和从前那些医生一样，人救不活时，我只把洞口一拦，你休想出来。我现在把话对你说明，省得你后悔。”笑和尚也不理他，径自走进洞去。那人果然把门一拦，注目看笑和尚施为，等人救不活时，下手报仇。

其实笑和尚适才早已随他隐形入洞，一眼便看出那青石上死去的少年骨格清奇，连那矮汉都是生有异禀，暗中惊异。心想：“荒山野谷之间，怎会有这么两块未经雕琢的美玉？此番出外积修外功，师父曾说，积千功不如度化一人。师父门下，只自己一个，如有闪失，师父衣钵，便无人承继。这两人资质，俱不在中人以下。这少年仅是病后气虚，受惊晕倒，并未真死，何不如此如此？”当下打定主意，先暗中和尉迟火使了一个眼色，叫他不要多事。自己把那矮汉捉弄了一阵，进洞再看少年，经了许多时间，已有微息。便将师父给的丹药取出一粒，塞进口内，对着嘴，一口元气渡了进去。丹药化成元津，随气运行，直入腹内。不到片刻，便听那人喊一声：“震杀我也！”立时缓醒过来。他要挣扎坐起，笑和尚连忙按住说道：“你大病新愈，须要将养，先闭目养神吧。”说时，又给他服了一粒丹药。那少年觉得丹药入口清香，一到口中，便顺津而下，一股暖气，直达涌泉。他生病已有二月，醒来觉着浑身舒畅，知是异人搭救。待要唤人时，那矮汉一见少年果然起死回生，早掷了手中镢，扑了上去，抱头欢笑道：“哥哥，你真活了！这和尚真是好人。”少年道：“二弟休得胡言。愚兄病入膏肓，虽蒙二弟扶持，已难望好。这时觉得周身轻快自如，似没病一样，定是仙佛真人搭救。愚兄遵命，不敢下床，可代我上前拜谢恩人。”

那人闻言，慌不迭地答应，立刻击石取火，点燃了一束松燎。是时尉迟火也走了进来。他便走过去，朝着笑和尚、尉迟火二人，纳头便拜。笑和尚也不再打趣，忙将他扶了起来。那人道：“你真是活神仙，将我哥哥救醒。适才我得罪你，请你不要见怪。你要办什么事，你说吧，我哥哥已活，只要不离开他，全都听你的。”笑和尚道：“那事现在先谈不到，你且说你弟兄二人来历名姓。”那人道：“我妈姓商，我也跟着姓商，小名叫风子。我哥哥姓周。这是你，别人我不说真话。”笑和尚这才知道他和那少年并非同胞兄弟，见他对友如此

血诚，愈发惊异。那人又要说他和姓周少年结交经过，那少年已在石上插言道：“我这兄弟天真烂漫，二位恩公，由我说吧。”笑和尚同尉迟火闻言，便走了过去。那少年又要起身，笑和尚拦住道：“你虽服了丹药，元气亏伤太过，须待三个时辰以后，方能复原。你此时说话还可，且不要动。明朝起床，便不妨事。最好能吃点什么粥食才好。”那少年也觉着腹中饥饿，便问商风子，可有什么吃的。商风子答道：“哥哥要吃东西，真是好了，快活死人。还是前日你叫我将你的衣服卖了一两五钱银子，买得些米，熬了一锅菜粥。你吞吃不下，我心中难过，也没有吃，留在那里，我给你生火煮去。”

说罢，便去生火煮粥，嘴里却唠叨道：“我哥哥好了，又来了两个好人朋友。偏偏这一月多天气，这天蚕岭野兽都死绝了，连鹿儿也捞不着一个。我再几天不吃，倒不要紧。这两个好人朋友，一定还未吃东西，又救了我哥哥，拿什么给人家吃？真正难死我了。”笑和尚一听说近日山中猛兽绝迹，可见以前是有，想起适才长笑之事，好生奇怪。那少年因商风子一说，也想起因商风子食量洪大，他先还打野兽来吃，自从野兽绝迹，自己和他一月多工夫，已将所带银钱衣物吃尽卖光，没法款待来人，不由着急起来。笑和尚看出他意思，说道：“你先不要着急。我吃素，吃不吃，没关系。我这位师兄倒吃荤。我们出家人都能饿个十天八天，你不用管我们。我看你言行服饰，面容手掌，定然出身富贵之家，怎生到此？你且说个详细。如有为难，我二人或许能助你一臂，也未可知。”少年闻言，也实无法想，只得在枕上颌首，说明经过。笑和尚一听，原来那少年不是外人，竟是醉道人新收不久的弟子周云从，便也说了经过，愈加高兴起来。

原来第一集上的周云从，自从在慈云寺被陷，大风雷雨的夜里，身经百险，逃出龙潭虎穴，多蒙张老四父女二人搭救，弃家逃出。行至神眼邱林家中，遇见峨眉派醉道人收归门下。因张氏父女

对云从有救命之恩，由醉道人作伐，命云从与张女玉珍联了婚眷，又赐他一口霜镡剑，算是与玉珍的聘礼。醉道人要往碧筠庵会合众仙侠商议破慈云寺，匆匆只传了云从一部剑法人门，便即别去。云从与张氏父女拜送醉道人走后，到了次日，云从主仆与张氏父女一行四人往家乡进发。一路上有张氏父女护持，且喜没有出事。及至到了贵阳，张老四本想先寻一店房住下。后来因为云从十六个同年惨死，他又是半途回家，虽说事先并没结伴同行，到底有许多不便，盘算了一阵，还是同去的好。当下云从便叫小三儿骑着快马，先去向父母密禀，将内室整顿出一间来，以备玉珍居住。

云从的父亲子敬，自从云从走后，不多几日，未知因何便觉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们老弟兄九人原极友爱，且九房只此一子，均为云从人京之事着急。俱都后悔有如许家财，又是书香之裔，云从已有功名，比不得是个白丁，只顾一时高兴，由他跋涉山川，求取功名。这般万里辽隔，倘有闪失，如何是好？老弟兄九人，只一见面，都是谈的云从进京之事。子敬又说了自己近来夜梦不祥，常有警兆。云从小孩子不说，老家人王福偌大年纪，原教他不要心疼银钱，路上一遇便人，就捎信回家。初上路还不断有平安信回，这多日来，简直音信全无，好叫人放心不下。众人闻言，焦急了一阵。子敬说：“今日已不早，如明日没有音信，准定派人多带银钱，兼程赶路，追上前去，如能将云从追回，再好不过。如云从定不肯回，便叫那人跟随照应。沿路打听往来客商，不惜花费，托他随时捎信回来。如无便人，至迟不过半月期限，都怕专人往返，也不能让信息中断。”大家多以子敬之言为然。周氏弟兄虽未分家，却都住在邻近，分灶度日，每月也有几次轮流会食。这日大家心绪不佳，各自分别回去。

子敬正在焦愁烦恼，忽见小三儿满脸灰尘，一手提着一极马鞭子，急匆匆跑了进来。子敬夫妻一见小三儿半途回转，想起前日许多警兆，俱都大吃一惊。偏小三儿跑得太急，口中又直喊旁立的人

出去，益发叫子敬夫妻心慌意乱，谁都不敢先开口，问公子安否。还算小三儿机灵，看出主人着急，头一句叫人出去，第二句紧接着说：“老爷夫人万安！公子回来了。”子敬夫妻本来恬淡，原不计较功名，一闻云从回家，好似天上掉下一颗明珠，喜出望外，忙问公子现在何处。小三儿见从人业已退尽，上前低声道：“公子身经百难，出生入死，多蒙一位姓张的老英雄相救，现在护送公子平安回家，已离家不远，着小的回来报信。张老英雄有一位姑娘，请老爷命人先行收拾两间住室。等公子回来，再详说一切。”子敬闻言，又惊又喜，一面叫人去收拾屋子，又叫入与八位兄弟送信，又不住口问小三儿详情。小三儿慌道：“这里面有多少事，公子说暂时先不要声张，等公子见面再说，先收拾屋子要紧。”

子敬闻言无奈，便叫他妻子杨氏先去命人收拾屋子，自己带了小三儿，忙到门外去观望。望到黄昏过去，天色渐黑，才见云从同了一个老者、一个少女骑马走来。小三儿赶忙迎上前去，拉住马嚼环。云从一见父亲倚门凝望，想起前事，不禁一阵心酸，抢步上前，便要行礼。子敬在这个把时辰，已从小三儿口中得知一些大概，连忙唤住，身子往旁一偏，揖客入内。自有小三儿和旁立诸人，去帮同拿了三人行李，开发把式。子敬父子引了张氏父女直入内厅。云从的母亲也得信赶了出来，一见面，不顾别的，先把云从抱在怀里，把好儿子连叫。子敬已知张氏父女是风尘中英雄，还未引见，有多少正经话要说。一面唤住妻子，一面招呼张老四父女落座。云从过来，拜见了父亲，起来先朝子敬使了个眼色。然后躬身给张氏父女引见，说道：“孩儿不孝，因不耐长途风霜跋涉劳顿，又想起父母伯叔无入侍奉，行至半途，便赶了回家。船在江中遇险，多蒙张家岳父与玉珍姊姊奋不顾身，从百丈洪涛中，救了孩儿出险。因为玉珍姊姊救孩儿时救人情急，忘了男女之嫌，事后思量，打算终身不嫁。经一位仙长作伐，聘了玉珍姊姊为妻，一路护送回转，还望爹爹、母亲恕孩儿

从权订婚之罪。所有经过情形，等过些时再行详禀吧。”

子敬也甚机警，见云从所言与小三儿之话不大相符，知有缘故，便不再问。云从的母亲放了云从，一眼看见一个面容美秀、丰神英爽的女子，已在赞许。及经听出是云从的聘妻，是救命恩人，又见她随侍在她父亲身旁，几番让座，都只谦辞答谢，越爱她知道礼教。未及云从把话说完，便过去强拉了来，坐在身旁，问她是怎生救的云从，不住地问长问短。玉珍因云从未来时嘱咐，知道有许多地方要避人耳目；未过门媳妇，初见婆婆的面，又不便说诳，答否皆非，正在为难。恰好云从把话说完，子敬招呼他妻子道：“聘媳初来，有话少时你怕问不完，还不随我拜谢救命恩人张亲家，只顾唠叨些什么？”一句话将云从母亲提醒，还忘了拜谢恩人，连忙舍了玉珍，随着子敬过去，夫妇双双下拜。张老四也连忙跪下还拜。云从朝玉珍看了一眼，小两口也各跟父母跪在一旁。子敬口中说道：“寒门德薄，弟兄九人，只此一子。此次不该由他小孩子心性，急于功名，跋涉长路。若非亲家令爱搭救，险些葬身鱼鳖之口，寒门祖宗血食，亦将因之中断。又蒙亲家不弃，订以婚姻，亲自护送到此，越发令人感恩不尽。”张老四早年也是江湖豪侠，长于应对，一见子敬为人伉爽知礼，不以富贵骄人，越觉女儿终身有靠，欢喜非凡，随口谦逊了几句。大家拜罢，起身落座。

云从母亲总是想问出个详细，见子敬连使眼色，心中又忍耐不住，便对子敬道：“媳妇远来，适才小三儿话又没说明白，也不知她住的房，对她心意不？年轻人莫要委曲了她。你且陪亲家说话，我领她看一看去。”说罢，和张老四客套两句，拉了玉珍，便往里走。玉珍万想不到自己配着这般如意郎君，偏偏公婆又是这般慈爱，早已心花怒放。明白婆婆言中之意，当即含笑起立，用手扶着云从母亲，往后面走去。云从母亲见她如此大方伶俐，也是喜爱得说不出口。婆媳二人，喜喜欢欢入内。不提。